

长篇历史小说

大宋天子

# 宋仁宗

秦俊◎著



宋仁宗百事不会，但会做皇帝，

小事放权，大事独断，玩百官于股掌。

他是一个守成的皇帝，却守出一大堆政绩。他治理下的大宋，疆域不及唐玄宗时的三分之一，财政收入却是大唐开元盛世的两倍多。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出在他执政时期。

他是一个开明的皇帝，开明得大臣可以在朝堂上和他吵，可以拽他的龙袍，可以把吐沫星子溅到他的脸上，可以把他喜欢的女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驱逐出宫。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大宋天子

宋仁宗

秦俊◎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世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宋天子——宋仁宗/秦俊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1

ISBN 978-7-5207-0071-9

I. ①大… II. ①秦… III. ①宋仁宗(1010-1063)-传记 IV. ①K82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7128号

大宋天子——宋仁宗

DASONG TIANZI SONGRENZONG

秦俊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37.5

字数:688千字 印数:0,001-4,000册

ISBN 978-7-5207-0071-9 定价:96.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 目 录

一 丁谓有点狂	1
二 卖油翁论箭	14
三 刘娥有野心	27
四 一门两状元	41
五 赤裸的暗示	52
六 母夜叉教女	64
七 小皇帝选美	78
八 小皇帝想飞	90
九 狸猫换太子	103
十 男人的本性	115
十一 十口向天涯	126
十二 当王霸耳	137
十三 将门淑女	148
十四 智断争子案	160
十五 二驴共一槽	172
十六 四贤一不肖	184
十七 百密一疏	195
十八 一招一股水	207
十九 落第举子	219
二十 杀子鸠母	231
二十一 谁成就了夏	243
二十二 血战三川口	255

## 大宋天子——宋仁宗

二十三	腰斩黄德和	266
二十四	遭遇佘家军	278
二十五	吕夷简卑鄙	289
二十六	男人中的男人	302
二十七	玩大宋于股掌	314
二十八	灌水浮球	327
二十九	庆历新政	339
三十	君子党内讧	349
三十一	小人的手段	362
三十二	公公要扒灰	374
三十三	智断牛舌案	386
三十四	七弹张尧佐	399
三十五	岳阳楼记	411
三十六	狄青平南传	423
三十七	皇甫渊买官	435
三十八	榜下捉婿	447
三十九	包黑子私访	459
四十	近水楼台	471
四十一	浅斟低唱	483
四十二	红杏尚书	494
四十三	拆洗王安石	505
四十四	谁害了狄青	516
四十五	欧阳修盗甥	527
四十六	何来之迟	537
四十七	夜审“锅不凉”	549
四十八	出人头地	561
四十九	朕下不了箸	572
五十	伟哉,仁宗	584
	主要参考书目	596

## 一 丁谓有点狂

人呀，不能太得意，一得意往往便要忘形。丁谓觉着刘娥乃一女流之辈，而天子又年幼，大宋这个舵，就应该由他来掌。

丁谓一连向刘娥叫了两次板，刘娥没敢递招，他越发狂妄，把手中的屠刀，再次对准了寇准。

好不容易畚去乱石，忽涌出一泓清水，片刻间变成小水池，工地大哗。

宋真宗死了。

他不只比他二伯死得幸福，也比他爹死得幸福。

他二伯宋太祖，是被他爹宋太宗害死的。宋太祖一死，宋太宗便逃之夭夭，身边没有一个人陪伴。

他爹宋太宗是病死的，死的时候身边有两个人——李皇后和大宦官王继恩。但是，宋太宗刚一断气，这两个人便躲到一边商议由谁位继大统的“大事”去了，陪伴宋太宗的是一条犬。

宋真宗死时，他的身边是一群人，有皇后刘娥、淑妃杨嫔，还有三个御医、二十几个内侍。更幸福的是，他不是死在御榻上，而是死在他的皇后，也是他的小妹刘娥的怀里。

杨嫔见真宗死了，号地一声哭了起来。

她这一哭，内侍和御医都跟着哭。刘娥大声阻止道：“闭嘴，都给哀家把嘴闭住！”

众人不敢再哭。

刘娥一字一顿地说道：“皇上驾崩之事，谁也不能对外说，违者严惩！”

众人诺诺。刘娥让宫女香茗伺候，她一边饮茶一边深思，饮了三杯后，心中便有了数，天也正好亮了，她抬头叫了一声“雷公公”。

雷允恭毕恭毕敬地应道：“臣在。”

“密召众执政<sup>①</sup>在殿庐等候。”

雷允恭拜而说道：“是。”躬身而退。

刘娥移目阎应文：“阎公公！”

阎应文忙趋前一步应道：“臣恭听懿旨。”

“你速去荣王府，就说圣上有诏，让荣王<sup>②</sup>速来长春殿议事。等他进了长春殿，便将他导至御书房软禁起来。”

阎应文道了一声遵旨，也来一个躬身而退。

三刻钟后，雷允恭还奏：“启奏皇后，执政们全都到了殿庐。”

刘娥道：“公公可直言相告，就说皇上已薨，由参知政事王曾执笔，恭拟遗诏。至于遗诏的内容，可这样写：皇后晋升为皇太后，杨淑妃晋升为皇太妃，军国重事可由皇太后兼权（暂时）处置，辅新天子听政。”

雷允恭犹豫了一下，陪着小心问道：“太子柩前即位这句话……”

刘娥将眉头微微一皱说道：“不写！”

雷允恭道了一声遵旨，直趋殿庐。

刘娥为什么指名道姓让王曾执笔恭拟遗诏，而不是宰相丁谓或者他人？

刘娥虽然把丁谓视为后党，但丁谓一连扳倒了两个重臣——寇准和王钦若，而这两个重臣还都有恩于他，刘娥便对丁谓的人品有了怀疑。王曾呢？王曾和她并无瓜葛，周怀政被处死后，真宗受了后党的蛊惑，欲要严惩太子，王曾忙找到后党的重要成员钱惟演，委婉地说道：“太子年幼，一切仰仗皇后，加恩太子，则太子安定，太子安定，也就是安定了刘氏。”钱惟演频频颌首，并将这话学给了刘娥。刘娥很感动，觉着王曾是为她着想，自此，把王曾视为一党。

她这是“野地烤火——一面热。”

王曾是谁呀？

王曾不只是宋真宗钦点的状元，还是李沆的乘龙快婿。

李沆是谁呀？

李沆是大宋的圣相，有先见之明。圣相选中的乘龙快婿，自然非王钦若、丁谓之流

<sup>①</sup> 执政：泛指执掌大权的官吏。宋时，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合称）、枢密院长官及参知政事俱为执政。

<sup>②</sup> 荣王：即民间传说中的八贤王，本名赵元俨，乃宋真宗第八子。因他在弟兄中排序第八，故又称八大王。

可比。李沆劝刘娥善待太子，并不是为刘娥着想，而是怕刘娥加害太子。

王曾听了中宫传谕，欣然担当“恭拟遗诏”之重任，他提起笔来，刚写了几个字，丁谓突然说道：“停。”

王曾停笔瞅着丁谓。

丁谓慢吞吞说道：“我想了又想，先帝既然让皇后晋升为太后，又让太后辅佐新天子，就别让她兼权处置了，干脆把‘权’字去掉。”

众执政听丁谓这么一说，全都愣住了。你别看这一个“权”字，有它没它大有讲究。

权者，暂且也。按照宋真宗的意思，军国大事自是由新天子赵祯处置。只因新天子年幼，由母后刘娥暂且兼权处置。言下之意，等到新天子成年，刘娥就不能再插手军国重事了。若是把“权”字去掉，就意味着刘娥只要活着，只要她愿意，就可以永远垂帘听政。

众执政皆知丁谓所言为非，但因丁谓所言，符合太后利益，而太后将是大宋的真正掌舵人，一个个缄口不语。

沉默。

沉默了足有一盏茶时间，王曾轻咳一声，斟字酌句地说道：“我朝无母后垂帘之事。今因皇帝冲年<sup>①</sup>，特地从权，已是国家衰运，如果去掉‘权’字，何以示后？况且，先帝已有遗命，若是改动，如何对得起先帝？”

丁谓自知己言所非，默然不语。王曾提笔，续写诏书。诏成，呈入宫禁。刘娥已闻王曾之言，叹之曰：“怪不得先帝用人，忽而用忠，忽而用奸！”

叹尽管叹，遗诏还得颁发。

颁过先帝遗诏，刘娥索性让太子在先帝灵前即位，免得让人说三道四。

太子即位以后，面临的第一难题，军国重事，皇太后如何权处？

这事，皇太后自己不好说。

不好说，那就廷议吧。

廷议时，绝大多数执政主张，“一如东汉故事，太后坐帝右侧，垂帘听政。”丁谓连道不可，皇帝毕竟是皇帝，太后毕竟是太后，皇帝应当在视朝之前殿紫宸殿听政，而太后当在视朝之常所垂拱殿听政，这样做，无非是执政大臣辛苦一点，两边跑。

若依丁谓之言，皇帝和太后分坐两殿，而串联二宫的执政大臣和宦官很有可能会从中舞弊，架空皇帝和太后。刘娥断然否之，并让雷允恭转告丁谓：“皇帝年幼，太后自当

<sup>①</sup> 冲年：幼小。



早晚都在身边，又何必在别殿听政呢！”

太后的意见入情入理，丁谓无法反驳，只得让众执政重新商议。

王曾提议：“历代太后垂帘，以东汉礼制最为详细，也最为后世推崇。我们还是参照东汉制度，皇帝、太后，每隔五日驾临一次承明殿，不过，听政时的座位，可略改一下，太后为母，坐在左边；皇帝为子，坐在右边，两人面前都垂下帘子，共同理政。”

王曾此议，把刘娥摆在赵祯之前，刘娥当然高兴，当即口谕道：“如议而行。”

她虽然发了话，但不管用，还得由翰林学士拟旨，宰相附署，天子同意，才可生效。而当翰林学士拟好旨，找丁谓签字时，丁谓依然坚持前说，只不过把理由说得更为冠冕堂皇一些罢了：“皇帝年幼，经常听政难免影响龙体和学习，倒不如改为每月初一、十五两天会见大臣。若遇大事，就由皇太后和皇帝，分别召见执政商议；若没大事，可让宦官雷允恭传递消息，宰执禀奏，太后在她的宫中盖上玉玺就可以了。”

宰执是谁呢？

宰执就是正副宰相。

当时只有两个宰相，没有次相。宰相是谁呢？

丁谓和冯拯。

冯拯是一个有名的老滑头，处处事事仰丁谓马首是瞻，丁谓让宰执禀奏，那就是让自己禀奏了。

执政们听了丁谓之言，除了王曾，再一次选择了沉默。

王曾反驳说：“若依丁相所言而行，皇帝和太后，每个月只能见两次面，这样一来，宦官会不会上下其手？若会，就会权归宦官，极有可能埋下宦官专权的祸端。”王曾的话只说了一半，若照丁谓之言，将皇帝与太后隔绝，在内，可以上下其手的是宦官；在外，那就是宰执丁谓了。

丁谓这点小把戏，刘娥岂能看不出来，而她，却出人意料地同意了丁谓提出的方案。

丁谓很得意。

人呀，不能太得意，一得意往往就要忘形，丁谓为了扳倒寇准，更为了向上爬，才投入后党，但他压根儿就看不起刘娥——一个女流之辈，一个唱花鼓戏的女流之辈，凭着姿色和会浪，得到了先帝宠爱，才得以做了太后。如今，天子年幼，大宋这个舵，就该由我丁谓来掌。

但要掌这个舵，仅仅作为一个宰相，很难镇得住台，得给自己加封。但仅仅加封自己，刘娥一定不答应，为了保险起见，他拉上了冯拯和枢密使曹利用，三人一道去见刘

娥，彼唱此和，刘娥勉强同意了——冯拯加官司空，曹利用加官左仆射<sup>①</sup>。丁谓呢？加官司徒，封晋国公。

司空、侍中<sup>②</sup>、司徒之职，在宋乃最高荣誉衔，不轻易授人，特别是司徒，只授过赵普一人，但赵普是开国元勋，丁谓算什么东西，竟然授予司徒，王曾百般反对，也是无用。

反对者不只王曾，执政中，少说也有一半，丁谓嘴上不怕心里怕，他怕刘娥借机废了他的公爵和司徒，把他养在家中的女道士刘德妙引到宫中，做卧底。

刘德妙不仅貌美，还能说会道，进宫不久，便和刘娥粘上了，为丁谓传递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

在引刘德妙进宫之前，丁谓在会灵观附近买了一座大宅院，这里远离皇宫，地势低洼，又相当偏僻。为了让这个宅院升值，他让工部在皇宫和会灵观之间修了一条宽达两丈余的大道。

为了加快进程，他让筑路人员去会灵观取土，美其名曰，是要在会灵观造一个小湖，增加会灵观的灵气。在取土的过程中，民夫们挖到了一只龟和一条蛇。丁谓让刘德妙把龟、蛇拿到内宫，谎称得自丁谓家的山洞，以证明丁谓受到了仙顾。于是，宫中便有了这样一种舆论——丁谓不是凡人。

丁谓未曾拜相之前，刘娥虽然把他引为后党，但接触并不多。随着接触的增加，她对丁谓渐渐有了警觉。这警觉源自一件小事。

自《澶渊之盟》签订后，宋、辽互为兄弟之国，真宗为兄，辽圣宗为弟，如此一来，萧太后就长了真宗一辈。赵祯的辈分更低，问辽圣宗叫叔，问萧太后叫奶。萧太后下嫁韩德让不久，便将军政大权全部交给儿子，携夫去南宫（今北京）安享晚年。安享了数年之后，八天前薨了。讣至汴京，刘娥又惊又喜，忙让内侍去请赵祯，商议奔丧之事。谁知，赵祯夜里受了点凉，头有些疼，刚吃过药，没有起床，刘娥便让内侍传令中书门下<sup>③</sup>，她要单独召群臣商议奔丧之事。因丁谓休假在家，冯拯等不敢决定，忙派人去请丁谓回中书门下定夺。丁谓坚决反对太后单独召集群臣议事，且讲了一通不行的道理。

不行就不行呗，他还责怪冯拯等人：“此事诸君完全可以定夺，何必非要我回来，可见汝等都想充好人！”

① 左仆射：官名，汉献帝初置，隋唐为尚书省长官，与尚书、中书令并为宰相，宋代亦为宰相之职。

② 侍中：官名，初置于秦，本为丞相属吏，两汉以后，地位渐重，魏晋以后，实际上已相当于宰相。宋沿置，掌辅佐皇帝、议论大政、审察中外出纳之事……因位高不常授，以他官兼者，不预政事。

③ 中书门下：中书省和门下省的简称。

冯拯听了，嘴上虽然没说什么，心中十分不满。丁谓一走，他便对同僚说道：“丁相这人，常以周公自诩，依我看，他不是周公，倒像汉之王莽和董卓。他嘴上说这件事咱们可以定夺，咱们如果真的定夺了，他会把咱们恨死，整死！”

皇上年幼，刘娥才是大宋的真正掌舵人。作为大宋的掌舵人，连单独召集群臣议事的权力都被丁谓剥夺了，刘娥能不生气？但是，丁谓的话占了一个“理”字，不管你刘娥实际上拥有多大权力，但你只能垂帘，也就是说，你永远只能坐在幕后，你若是这一召集，无疑是从幕后跑到了幕前，这一跑，和坐在幕前的皇帝就没有多大区别了。不知哪一天，你一高兴，把皇帝一脚踢开，自己来做皇帝，谁奈何得了你呀！

平心而论，丁谓不是一个好人，但绝对不是王莽、董卓式的人物，他尽管利欲熏心，为了向上爬，可以不要原则，不要人格，但他也有底线，绝对忠于大宋，不能在他手里，让大宋的江山由姓赵改为姓刘！

正因为他有这个底线，当刘娥欲要单独召集群臣议事，他才断然拒之。

但是，此事也给他敲了一个警钟——刘娥有当女皇的野心！

为了阻止刘娥的野心，丁谓以中书门下的名义，上书朝廷，后宫的费用，应该有所限制，具体数目，可视前宫的多少而定，但顶多只能是前宫的三分之一。这等于又给刘娥敲了一次警钟：你应守住自己的本分，要受朝廷制度的约束，不能凌驾于皇帝之上。对此，刘娥很生气，但生气归生气，丁谓又占了一个“理”字。

丁谓一连向刘娥叫了两次板，刘娥没敢递招，他越发狂妄，把手中的屠刀，再次对准了寇准，暗自思道：“今非昔比，我丁谓大权在握，连太后都对我畏惧三分，干脆通过朝廷，直接向寇准下手，还搞什么暗杀！”

说干就干，当即便上书朝廷，说寇准被贬雷州（今之广东省海康县），不思悔改，依然天天聚众歌舞，写诗抨击朝廷，应当处死。诏下，让执政们商议。执政们皆惧丁谓，默不作声，只有王曾站出来反对：“寇准写诗抨击朝廷，有何证据？就是有，大宋立国以来，从未处死过三品以上的大臣，此例不可开！”

丁谓冷笑一声：“寇准因周怀政而遭贬，王大人曾借给他五百两银子，恐有同党之嫌吧？”

言外之意，寇准与周怀政一党，犯了谋逆大罪，而你王曾借给寇准银子，说你是寇准的同党，并不为过。

王曾大吃一惊：“想不到这点小事，丁谓竟然知道，他如果真要上书朝廷，说我是寇准同党，吃不了，也得兜着走！”

他不敢再吭声。

丁谓见执政们默不作声，将面前的案子敲了敲说道：“就这么定了，将寇准处死！但是，还有一个李迪，也是寇准的同党，既然将寇准处死，李迪也不能轻饶。”

冯拯试探着问道：“相公<sup>①</sup>以为应当如何处置李迪？”

“褫职，充军崖州（今之海南岛）！”

执政们又一次出现了沉默。

沉默就是默许，丁谓立马谒见皇上和皇太后，说执政们商议的结果，将寇准赐死，将李迪充军崖州。小皇帝不敢表态，转脸瞅着母后。刘娥沉思良久说道：“此事干系重大，待哀家和皇上想一想再定。”

这母子二人想了又想，遣新任押班江德明转告丁谓：“大宋立国以来，从没有斩杀过三品以上大臣，朕不想破这个例。”

丁谓有些不解，刘娥明明对寇准恨之入骨，为什么不同意将寇准赐死？何况，将寇准赐死还是执政们集体商议决定的！

莫说丁谓，钱惟演也不解，找了一个机会，面谒刘娥询之。

大宋是一个讲礼的国家，宫妃是不能轻易见大臣的。刘娥尽管已经是太后了，也得遵守这个礼。所以，她在辅佐皇帝权处军国大事的时候，只能坐在帘子后边。既然这样，钱惟演怎么能面谒呢？

能。

能的原因，钱惟演的身份特殊。

钱惟演高祖钱缪，是吴越国的国王，强盛时拥有疆域十三州。四传之后，传给了钱惟演的父亲钱俶。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8年），在赵光义的一再威胁下，钱俶纳土归宋，被赵光义改封为淮海国王，同时受封的还有他的子侄，多达数十人，钱惟演就是这数十人中的一个。

钱惟演初仕时，那官比芝麻还小，从八品，直到把他的亲妹妹嫁给了刘美，这才扶摇直上，做到枢密副使。

刘美可不是一个一般人物，他原名龚美，本是刘娥的男人，为了刘娥的“发展”，戴了一段绿帽子之后，忍痛割爱，成全了刘娥和宋真宗这对野鸳鸯。刘娥投桃报李，将龚美改名刘美，认作亲哥哥。

<sup>①</sup> 相公：对宰相的尊称。古代，凡拜相者皆封公，故尊称宰相为相公。

既然刘美和刘娥是兄妹，刘美的丈哥和刘娥岂能不是兄妹？

有了兄妹这层关系，钱惟演便有了面谒刘娥的特权。

钱惟演见了刘娥，寒暄了一番之后问道：“太后，执政们一致认为，寇准应该处死，而寇准在任时又处处与您作对，您为什么不同意把他处死？”

刘娥默想了一会儿回道：“有一个哲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人呀，既没永久的朋友，也没永久的敌人。哀家觉着这句话很精辟，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朋友可以变成敌人，敌人也可以变成朋友。先帝未薨之前，不少人对哀家说三道四，哀家需要自保。为了自保，就得结党，只要拥护哀家，不问出身，不问人品，皆可引为朋友；反之，则是敌人，必欲除之而后快，寇准那时，便是哀家的敌人。如今，先帝让哀家辅佐天子，军国重事，由哀家权处，哀家说话、做事，就不能只为自己，而得为大宋社稷考虑，有利于大宋社稷的事，哀家才能做。寇准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比如专断、使气、奢侈、张扬、贪功，心胸也有点狭隘，但他绝对忠于大宋，不结党、不营私，为了大宋社稷，他可以不顾皇上的厌恶、反对，一意孤行。先帝呢？虽说将寇准一贬再贬，将薨之时，却要哀家召回寇准和李迪。不说先帝，就连普通百姓也很看好寇准，编了四句俚词到处传唱，‘欲得天下宁，须拔眼前丁。欲得天下好，不如召寇老。’这样的人。若是经哀家之手将他赐死，就会使忠良之臣寒心，也对不起九泉之下的先帝。”

钱惟演将头点了一点说道：“臣明白了。但臣复有一问，您刚才说的那四句俚词中，有一个‘丁’字，这个丁指的是不是丁谓呀？”

刘娥点了点头说道：“正是丁谓。”

“您对丁谓怎么看？”钱惟演问。

刘娥回道：“若论治国的本事，丁谓不在寇准之下。但丁谓有些不大地道，为了升官，他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譬如结党、献媚、欺上瞒下。”

钱惟演道：“您既然认为丁谓有些不地道，为什么不罢去他的宰相？”

“丁谓的宰相，乃是先帝所任，没有合适的理由，若强行罢之，会惹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钱惟演复又问道：“我说一句该杀头的话，有人说，先帝早年是一明君，但自从《澶渊之盟》签订之后，大不如前。特别是晚年，时昏时迷，忠奸不辨。”

“差矣，先帝并没真正迷过，谁忠谁奸，他肚如明镜。”

钱惟演道：“既然他肚如明镜，为什么用丁谓而贬寇准？”

“那是寇准太倔犟，不听先帝的话。”

钱惟演道：“寇准太偏犟，不用也可。但百官之中，忠于大宋社稷的大有人在，先帝为什么不用，偏要用丁谓呢？”

“忠良之臣，大都刚直，也有做臣做人的底线，违背了他的底线，他不干。奸佞之臣不是这样，一切唯皇上马首是瞻，譬如说，皇上要封禅，就得有祥瑞。可那祥瑞，不是你想要它就会出现的，得到处去找，甚而制造，忠良之臣会干吗？”

钱惟演恍然大悟：“我明白了，世人都误解了先帝，先帝并非时昏时迷，更非忠奸不辨，是他觉着什么时候该用什么人，就用什么人。”

刘娥轻轻将头点了一点。

钱惟演复又问道：“雷允恭这人怎么样？”

刘娥道：“人挺能干的，对先帝和哀家，也是一片赤诚，但他把钱财看得有些过重，也有点自以为是。怎么，你问他干什么？”

钱惟演回道：“前不久，朝廷拜丁谓为山陵使，负责先帝陵的修建。大宋之皇陵，全都建在巩县（今之河南省巩义市），巩县距汴京二百余里，作为大宋的宰相，日理万机，根本无暇兼顾，皇陵的修建全由山陵都监江德明负责，这么大的工程，油水肯定不小。为了捞油水，宦官们纷纷找您，想到造陵工地上谋一个差事。凡找您的，您基本上都会答应，可雷允恭找了您两次，您就是不肯放他出宫。雷允恭不肯罢休，找到我，流着眼泪说道，‘先帝对我恩重如山，无以为报，想到巩县为建陵之事尽一些微薄之力，可太后硬是不答应，想请您帮我问一问，我雷允恭在哪些方面冒犯了太后，硬用这种方式惩罚我，叫我终生不安！’”

刘娥道：“正如你所说，督建先帝陵，肯定有油水，所以，宦官们都想去干。雷允恭这人，刚才哀家已经说过，对钱财看得有些过重，若让他去督建先帝陵，必定会趁机大捞一把。这一捞，受损失的不只是朝廷，还有那些民夫。所以，哀家不能答应他。”

钱惟演道：“若为这事，太后只须交代江德明不让雷允恭插手钱上的事不就行了。”

刘娥道：“这倒是一个办法。”

雷允恭如愿以偿做了江德明的副手，也该他出事，他来到巩义不久，江德明病倒了，他便成了建陵工地的总负责人，很是兴奋。这一兴奋，便天天往工地跑，东瞧瞧，西瞧瞧，对什么事都要指手画脚一番。

三月六日，他又来到山陵下，刚好负责勘探工作的判<sup>①</sup>司天监邢中和也在这里，他

① 判：除指中枢官兼任地方官外，通常指以高官兼低职者。

便随口问道：“这里的风水与太祖陵相比孰好一些？”

刑中和回道：“不如太祖陵。”

“哪一点不如？”雷允恭问。

“子孙有点不大兴旺。”

雷允恭一脸疑惑道：“既然如此，为什么要选这里？”

“方圆几十里内，除了向北一百步的那块地，就数这一块的风水好。”

雷允恭道：“向北那块地的风水好在什么地方？”

“不知公公去过汝州没有？”

雷允恭道：“去过。”

“去过秦王（赵匡胤和赵光义的三弟）坟没有？”

雷允恭又道：“去过。”

“向北一百步的地形，与汝州的秦王坟相似。秦王虽英年早逝，却有十几个儿子，孙辈满堂。”

雷允恭问：“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不选呢？”

“担心那下面有岩石或泉水。如果真的有，恐怕要延误一些工期。”

雷允恭道：“任何事都有大小轻重之分，如今，先帝只有一子，人丁不是很兴旺。为了让先帝人丁兴旺，延误一点儿工期不算什么。何况，下边还不一定有水呢。这样吧，你这会儿就把陵址向北移一百步。我呢，这就走马向太后奏请，她不会不允。”

刑中和知道他是太后的红人，又和丁谓一党，不敢不听。

雷允恭飞马返回汴京，面谒刘娥，他原以为刘娥会赞成他的意见，没料到刘娥却说：“这么重大的事情，你怎能如此轻易地更改？”

雷允恭听出刘娥有责备的意思，话中有话道：“臣只想着如何让先帝的子孙兴旺，别的方面是欠考虑了一些。”

他这么一说，刘娥不好再反对了，默想了一会儿说道：“丁相是山陵使，这件事你应该去请示一下他，听一听他的意见再定。”

雷允恭立马出宫去见丁谓，丁谓听他说明了情况，也觉着他这样做有些草率，但见他满腔热情，也不好否之，左顾而言他。

雷允恭见丁谓如此待他，很恼火，这个丁谓，想往上爬，又怕担一点儿风险。你不担我担，我不信太后还会找你对质。他复又进宫，回禀刘娥：“丁相同意改动陵址。”

刘娥勉强将头点了一点，雷允恭兴冲冲地返回巩义，刚刚端起酒杯，刑中和满头大

汗地跑来：“新址挖不下去了。”

雷允恭问：“为什么？”

“遇到了层层叠叠的岩石。”

雷允恭道：“继续挖！”

邢中和想说什么，嘴张了几张又合住了，跑出去继续指挥民伕们往下挖，好不容易畚去乱石，忽涌出一泓清水，片刻间变成小水池，民夫大哗。看来，新址彻底不能用了。这一耽误，便是一个多月，而太祖太宗，以节俭立国，曾诏告天下，皇帝薨后，安葬的时间不能超过七个月。如果放弃新址，再来开挖旧址，算算时间，根本无法完成。

雷允恭也有些慌了，原只说岩石和泉水，即使遇到一样，只要抓紧点，不会误期，谁知，这两样都遇到了，而且泉水很大。雷允恭一边下令封锁消息；一边飞马进京，找丁谓商量。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丁谓也不好再埋怨雷允恭了。

埋怨也无用！

不管咋说，雷允恭一定得保，为保雷允恭，早朝结束后，他追到后宫，面谒刘娥。

谁知，新址遇石遇水的情况，刘娥已经知晓，冷冰冰地说道：“据雷允恭说，改变陵址之事，你很支持。哀家不管谁支持，哀家只要结果，如若十月五日之前，先帝的陵不能竣工，哀家便拿雷允恭试问！”

丁谓慌忙辩解道：“改变先帝陵址之事，臣并不知晓。一个月前，雷允恭对臣说道，旧址风水不大好，新址可以使先帝子孙兴旺，他已奏请过太后您了，臣还能再说什么！太后若是不信，可召雷允恭来，与臣当面对质！”

刘娥沉着脸说道：“雷允恭不只私自改变先帝陵址，且有贪污行为。哀家已遣王曾前去巩义调查，至于如何处置雷允恭，等王曾回来再说。”

七天后，王曾回来了。

就在王曾回来的第二天的朝会上，刘娥公布了雷允恭的罪状：一、擅自改动皇陵地址。二、盗用修陵之黄金<sup>①</sup>三千一百两、银四千六百三十两、锦帛一千八百匹、珍珠四万三千颗、玉五十六块、皇家专用犀带一条。二罪并罚，将雷允恭押到巩义乱棍打死；邢中和则削去官籍，流放沙门岛。

至于丁谓，刘娥原以为，只要惩罚了雷允恭，一定会有大臣站出来弹劾丁谓，她好就

<sup>①</sup> 金：宋时，一两黄金相当于今4600元人民币。



腿搓绳,拿下丁谓。谁知,雷允恭死了半个月,竟然没有一个大臣站出来弹劾丁谓,她感到有些奇怪。

她不应该奇怪,丁谓不仅冷酷地打压了寇准和李迪,就是太后本人,丁谓也曾两次公然欺凌。更可怕的是,丁谓爪牙甚众,哪个大臣,若是敢私自拜见天子和刘娥,他一定找碴儿收拾这个大臣。若是贸然出头,弄不好会死在丁谓手里。

正当刘娥有些绝望之时,王曾站了出来。王曾只知道刘娥对丁谓不满,但不满到什么程度,心中无数。

因为无数,不敢公开站起来向丁谓叫板。

这一日,政事堂(宰相办公的地方)议事结束后,王曾走到丁谓身边,小声说道:“丁相,我想请教您一个事。”

丁谓道:“请讲。”

王曾道:“我家的情况,您也知道,我没有儿子,只有一个侄儿。可侄儿还是军籍,也没有功名。我想恳请太后把我侄儿的军籍撤去,给他一个出身,您觉着太后会不会给我这个面子?”

丁谓道:“你身为参知政事,这点面子,太后会给的。”

王曾道:“既然如此,明天早朝后,我想单独去见一见太后。”

丁谓觉得有些好笑,王曾是圣相李沆的女婿,又是状元出身,平日里总摆出一副清高的样子,事实上他并不脱俗,你看,为了侄儿的前程,他也知道去求太后。想到此,哈哈一笑道:“你就这一个侄儿,你还要靠他养老送终,为他也就是为你自己,你早该去求太后了。”

王曾频频颌首。

“要不要我陪你去?”

王曾将头一连摇了三摇说道:“不必了,此乃私事,说来让人汗颜,我还是独自去见太后吧。”

丁谓道:“如此说来,我就不陪你了。”

王曾道:“您日理万机,我不忍心让您为我的事分心。”

第二天早朝后,王曾留下,单独拜见了刘娥。经过一番试探,他觉着,太后有些恨丁谓,便放开胆子,说了不少丁谓的劣行,并且强调,雷允恭作为一个山陵副监督,竟敢改变先帝陵址,没有丁谓的支持,借给他一个天胆,他也不敢。而刑中和又明确地告诉雷允恭,新址的下边,可能有岩石和泉水,而丁谓和雷允恭还一意孤行,明显包藏祸心,他